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前傳
第三十二回 哈大人升任上海道 張廣太殺賊滄州城

詩曰：平生無大志，願得一簞金。 周圍三十里，淺處半人深。

好財居士 著話說那個人帶著張廣太來到西頭路北，有一院落，周圍是籬笆，裡面擱著好些個板子，不知作什麼用的。上房三間，窗戶上微露燈光，不知有何等之人。只聽那個人說：「你來，跟我走。」方一進院子，他叫：「四哥，還沒睡哪？我今天給你抓了一個『盤兒尖』來了。」裡面有人答話說：「你別玩笑來，我還有心弄那些個事。」那人把三爺領到屋內，見裡邊是西邊兩間明著，西牆上有一個大木牀，旁邊放著被褥。北牆有張八仙桌兒，上放著文房四寶，有幾本帳，擱著好些個船上用的家具。牀上坐著一個人，年有四十多歲，身穿玉色綢子襖褲夾襖，黃面臉，微有點黃鬍子，白襪子白鞋，說：「七兄弟，就是一個嗎？」

「盤兒尖」，列位，我要是不說明白了，也不是話。什麼叫作「盤兒尖」哪？這是江湖的黑話。「盤兒尖」，那就是模樣兒長的好。閒話休提。那個人說：「張廣太，你過來見見，這是我們四爺。」張廣太過來施禮，那個一瞧，說：「把他留下吧。那裡有一千錢，七弟，你拿了去吧。」帶了廣太來的那個人說：「是了。」從那邊牀上拿了一串錢就走了。

只聽那個人問了廣太一回，又說：「你吃了飯啦沒有？」三爺說：「吃了。」那個人說：「我姓李，行四。明天我這裡有幾個伙計，你可不許望他們玩笑。上牀放下被窩，咱們爺兩個睡覺吧。」說著，笑嘻嘻的用手來拉廣太。張三爺一瞧，就知道他們不是好人，說：「你這不要臉的匹夫，休要無禮！我張廣太乃是奇男子大丈夫！」說著，拿起那邊板兒來，照著那李四就是一木板，回頭望外就跑。李四說：「這個東西，敢打我！我要不結果你的命，你也不認得我是誰！」說罷，望外就追。

三爺在前頭跑，又跑到河邊，自己說：「莫若跳河一死，也就完了。」

越想越難受，說：「我就在此處跳了河吧！」說著，自己想：「我張廣太好命苦也，不想今朝死於此地！」方要望下跳，後邊有一個人說：「你這個想不開之人，死了就活不成了！」過來抓住，把廣太夾在肋下，望前就走；用手堵住張三爺的口，也不叫他說話。來到一個店的門首，進去到屋內，把他放下，說：「你不必害怕，我是救你。」

三爺這才一瞧，是白天施捨錢的那個老翁，坐在那裡說：「你小小的年歲，能有這一段志氣，我收你作個徒弟。你別想不開，你大概是沒有吃飯，叫跑堂的要菜。」三爺說：「吃了。你老人家貴姓大名？」那老翁說：「我是衛輝府回回哈的人，清真教中，我姓回，名教正。收你作個徒弟，傳你點藝業，你知道了？」三爺連忙叩頭認師傅，起來用了些飯。自此，在這後院跟著師傅練藝。冬天有棉衣服，夏天有單衣裳。一連三載有餘，練會了幾種拳、十八滾、十八翻、短把刀、避血梢，一身的武藝。

這一日，算還店飯錢，他師傅說：「廣太，我給你短把刀一口、避血梢一隻，是你們師兄弟都是使這個兵器。我先收了十一個徒弟，是我們清真教的。那十個是：劉、李、洪、高、馬、黑、白、張、趙、沙，第十一個是北京人馬夢太，都是你師兄，見面認兵刀為記。此時已到四月天氣，我將單衣服給你治齊，跟我走吧。」

廣太帶著夜行衣、小包裏，同他師傅出離客店，順著河北大街，一直望南。人多一亂，再找他師傅，就不見了。自己來至浮橋，手中又無一文錢，自己思前想後：「雖然同師傅學藝三年之久，衣履雖齊，手中有百數錢，如何得能回家？師傅就是要分手，又不說明白了，此時倒叫我進退兩難。」自己想罷，順著河沿望西走，路北有個福來軒茶園，裡面甚是熱鬧。自己口乾舌燥，進得茶園，落座喝茶。

同桌有一瞥目之人，放著一個弦子，也在那裡吃茶。少時來了一人，說：「先生，大人傳你上去啦，你要好好的伺候！聽見說天津衛的子弟書，就是你的好，你上去要唱的時候，須要留神。這位大人是京城裡的旗官，新放下上海道，最喜歡八角鼓兒。你要是唱好了，大人一愛聽，就把你帶到任上去了。」廣太一聽，他素日所好的是八角鼓兒、琵琶絲弦、馬頭調，會完了茶錢，跟著瞥目先生身後，出離茶園。

站在門首望下河一看，見河內有幾只大太平船，上插黃旗，寫的是「欽命上海道哈」。見那個瞥者上得船去，彈起絲弦，唱的是《得鈔傲妻》，錯唱了一韻，廣太不覺失聲叫了一個倒好兒？」少時，過來兩個公差說：「朋友，方才可是你叫倒好兒？」廣太說：「不錯，是我。」那個公差就拿出鎖鏈把他給鎖上了，說：「方才大人問下來了，你快跟我走吧。」說著，拉著就上船去。

一見道台，雙膝跪倒，望上叩頭。旁有監院那大人與天津道托大人在座。哈爺言道說：「叫你們把叫倒好的給我帶來，誰叫你們鎖了來？快把鎖鏈撤去！」廣太叩頭起來，站在一旁一瞧，哈大人頭戴兩纓緯帽，二品頂戴花翎，身穿古銅色二則龍缺襟單袍，天青緞子馬褂，足登粉底緞靴，露著滿身活計。哈大人乃是行裝打扮。

哈爺一瞧廣太：身高八尺，年有十八九歲，穿著藍洋縐大褂，白襪雲履，五官甚是不俗。哈公問道說：「你姓什麼？方才叫倒好的可是你麼？」廣太回言說道：「我姓張，名叫廣太，是河西務的人。在家中讀書，來此訪友。適才在岸上聽見船上彈唱，不知大人在此，不覺失聲叫倒好兒，驚動大人，實是小民冒犯虎威，求大人寬恕。」哈爺說：「不要緊，大概你必是懂得這子弟書，要不然你不能叫倒好兒？」廣太說：「是小民習學過幾天，不敢說會，略知一二。」哈爺說：「你不必太謙，你消遣一段。」又叫道：「阿喜，把咱們城裡頭帶來的茶葉，給先生泡點茶。」廣太在旁邊落座，拿起那弦子，定准絲弦，唱了一段《黛玉悲秋》子弟書。哈公連聲說好。

只見那邊有一個管家哈喜說：「張爺，你跟我來。」廣太同他到別的船上落座，又向三爺說：「方才我們大人聽見閣下清音高唱，甚是愛惜，有心要把你帶同上任，不知尊意如何？大人悶來之時，也不能拿你當生意待，你消遣幾句，不知尊駕怎樣？」三爺說：「甚好。無奈我自家來此找人，也不知在這裡遇見大人。我家倒沒人管，也不用帶信，就是我也得有鋪蓋才好。」哈喜說：「那是小事，我先回明瞭大人去。」少時，又拿出一百兩銀子，叫哈喜帶著三爺，去買辦行囊物件。三爺一概俱皆買好，到了船上。眾位拜會大人，都回衙去了。三爺上去，謝了哈大人。哈爺說：「你下去歇歇去吧。」三爺上那邊船去了，一夜無話。